

他站在夏花绚烂里

太后归来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站在夏花绚烂里 / 太后归来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0-1603-3

I. ①他… II. ①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2698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他站在夏花绚烂里
作 者 太后归来
出 版 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王丰林 黎紫薇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夏 杰
封面设计 程 然
插画绘制 张万青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18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603-3

赣版权登字: 05-2015-46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情 起

/ 001 /

第二章 试 探

/ 025 /

第三章 梦与实

/ 056 /

第四章 无 期

/ 086 /

第五章 么 儿

/ 110 /

第六章 初露端倪

/ 136 /

第七章 飞蛾扑火

/ 172 /

第八章 爱是自私

/ 200 /

第九章 我心向之

/ 231 /

第十章 夏花绚烂

/ 250 /

第一章

情起

这世界上有许多种初遇，美好的，难忘的，
惊鸿一瞥的，似曾相识的，但都不及何
冉第一次见到萧寒时的感受。

三月份一到，广州的回南天就来了。

天气持续地阴晴不定、潮湿多雾。

墙壁和瓷砖上被密密层层的水珠覆盖，阴暗的角落里生出了霉点，晾了好几天的衣服还没晒干，这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

何冉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有一半是因为这折磨人的烂天气，还有一半则是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

她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梦到那个男人，他有一副极其好听的嗓音，夜深人静时伏在她耳畔低语，说尽热恋中的情侣之间令人面红耳赤的话。

或许这就是别人所谓的少女怀春，可何冉甚至没见到过那个男人的正脸，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连何冉自己都觉得蹊跷。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一次偶遇。

那天只是一个无比寻常的周五下午，放学后何冉和丁小煦一起回家。何冉坐的士，丁小煦蹭她的顺风车，已成惯例。

在校门口拦车时，丁小煦突然挠了挠头发，笑着说：“之前你不是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吗，我不好意思要太贵的，要不你今天请我剪个头吧？”

何冉点头说：“可以，你想去哪家？”

她包里有很多张美发卡，都是几位堂姐表姐送的，但是一直没用过。

丁小煦微圆的脸蛋上泛着红光，有些兴奋地说：“去正佳新开的那家，听说里面有几个理发师特别帅，好想见识一下！”

何冉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新开的店，那她应该没有会员卡，不过这也不碍事。

思考片刻后，何冉点了下头说：“行，走吧。”

司机将她们送到广场正门，接下来便是丁小煦带路。

两个穿着蓝白色校服的少女并肩而走，一个活泼可爱，一个文静清纯，走在路上倒是一对回头率极高的组合。

丁小煦来之前做足了准备，轻车熟路，很快就找到了目的地。

何冉至今已经无法回想起那家被身边的女同学传得沸沸扬扬、帅哥齐聚的美发店究竟是装修成什么样子的了，关于那个下午的回忆，另一个人的存在远远压过了其他东西。

来之前她并不像丁小煦那样满怀期待，所以在见到女生们认知中的“帅哥”时，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感觉。

这里的男人虽然样貌清秀，可身上都有一股摆不脱的阴柔味。何冉并不喜欢他

们太过前卫张扬的发型，但看看自己身边双眼放光、笑得喜滋滋的丁小煦，何冉觉得她开心就好吧。

经不住花言巧语的攻势，丁小煦在一群帅哥们的夸赞和推荐下，很快就决定不要理发，还要再做一次拉直和护理。

丁小煦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何冉，说：“拉直和护理的钱我自己付就行了。”

何冉不在意地摇摇头：“没事。”

余下的时间，丁小煦在一群人的簇拥中笑得花枝颤抖，何冉则冷冷清清地坐在一旁看书打发时间。

后来不知是谁把主意打到了她头上，有人走过来频繁地询问她需不需要做些项目，何冉客气地回绝了几次，那人仍是坚持不懈地向她推荐。

最后她被磨得稍有些不耐烦，只好同意洗个头。

在一个女人的带领下，何冉爬上二楼。

二楼的灯光瞬间幽暗隐晦下来，装修和摆设充满了风雅的韵味，长廊里放着古筝奏鸣的乐曲，如潺潺溪水流过。

何冉跟随女人走进一个偏僻的小房间，里面灯光更加暗淡，四周漆黑而安静。

房间里摆着三张宽敞的洗发床，床与床之间大概有一条手臂的距离，以镂空的折叠屏风隔开，屏风上是一幅梅兰竹菊图。

这样安逸的氛围堪比高端的按摩房，也难怪消费水平比较高。

没人在耳边碎碎念，何冉觉得舒服多了，或许上二楼来消磨时间是个不错的决定。

她随意选了一张床坐下，女人让她稍作等待。

过了两分钟后，身后再次响起轻微的脚步声，想着或许是女人回来了，何冉便没有警惕。

一只温热的手伸到她脑后，将她扎成马尾的长发解开，橡皮筋缓缓脱下。那人动作算得上是轻柔，并没有丝毫扯痛她的头皮。

何冉配合地摘掉眼镜，握在手心里。

随后那人将一条白色毛巾披上她的肩头，微微塞进竖起的衣领里。

“躺下吧。”

听到这个声音时，何冉下意识地敛了敛眉。

刚刚明明是个女人，怎么突然换了个男人？

何冉自小不是很愿意与异性接触，但出于礼貌，她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也没

有即刻要求换人。

顺从地按照男人要求的慢慢躺下，稍微调整了下后脑勺的位置，她心里想着，算了，也就这一次。

男人开始放水，一边调试水温一边问她：“等下要理发吗？”

“不用。”

“要用什么洗发水？”

“随便。”

何冉在心里默默评价，这个人声音挺好听的，是那种很难不让人产生好感的聲音。

深沉，醇厚，含着一点儿沙砾的质感，就像秋天的树叶被风吹动，沙沙作响。

听习惯了韩屿那副正处于变声期的公鸭嗓，这样成熟的声音对何冉来说简直能称得上天籁之音。

男人将水流对着她额头冲洗了一下，低声问：“这个水温可以吗？”

何冉答：“可以。”

男人很快将她头发四周淋湿，然后挤了几下洗发乳，在她头上搓揉起来。

洗到一半，何冉问他：“刚刚领我上楼的那个女的呢？”

男人回答：“她是经理，不负责洗头。”

何冉喔了一声，接着问：“你们这里都是男人洗头么？”

男人说：“也有女的，都按编号排，轮流洗。”

何冉又问：“那你是多少号？”

“三十三号。”

“喔。”

这次换到男人问了：“你是学生？”大概是注意到她穿的校服了。

何冉说：“是的。”

“一个人来的？”

“不是，跟同学一起。”

男人的搭话显得漫不经心，非常公式化，何冉回应的态度也不冷不热。

两人都无意多言，谈话便没有再继续下去。

这个人不像刚才在一楼的那些人，滔滔不绝地跟她推荐各种服务，他只是安静地洗头，完成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何冉并没有觉得异常，甚至微微眯上眼睛想要休息一会儿，直到她的耳

朵突然被捏住。

她心口狠狠一颤，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黑暗的环境中，何冉是深度近视，她看不清男人的脸，但是能感受到他指尖的温度。

她全身的血液似乎都随着他的动作而涌到了耳朵附近的敏感地带，又热又麻。

实际上，除非必要，何冉极少来美发店这种地方。

一是因为做头发时难免要摘下眼镜，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楚东西会让她没有安全感。二是因为不可避免地要与许多陌生人产生肢体接触，那会令她觉得极不自在。

更何况现在摸着她耳朵的还是个男人。

奇怪的是，她居然没有产生自己想象中的反感。

当然，也绝对不是享受。

她紧张，非常紧张，全身都因为那被别人捏住的地方而绷得无比僵硬。

温热的水流顺着她的耳轮流向耳垂，带起一阵子奇异的瘙痒，男人的手不知道在耳朵处停留了多久，手指还伸进去刮了刮。

何冉想她的身子一定在发抖，而且抖得很明显。

痒。

想笑。

何冉紧紧咬着嘴唇，努力压抑住。

她害怕自己细微的颤抖传达到这个陌生的男人手中，更不愿意被他发现自己此刻所想。

终于，男人的手从她耳朵旁离开了，这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何冉微微松了口气。

他再挤了些洗发乳，双手又开始抓挠她的头皮，“这个力道可以吗？”

此时再听那道悦耳低沉的嗓音，却觉得近在咫尺，仿佛轻柔的羽毛包围了整个心窝。

何冉说不清楚心头仿佛被小虫子啃噬了一口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绪是非常陌生的，从未有过的。

她愣了一会儿才回答：“可以。”

“还有哪个地方痒吗？”

“有。”

“哪里？”

“……”何冉无声地吸了口气，半晌才说：“没有了。”

“那我冲水了。”

“好的。”

全程大概十分钟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用毛巾帮何冉把头发包起来后，男人的工作就完成了，他离开了房间，之前的那个女经理进来唤何冉去吹头发。

听到背后的脚步声时，何冉才记起戴上眼镜回过头看，却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个修长的黑色背影。

一个多月过去了，何冉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一个仅仅相处了十分钟的男人魂牵梦绕。

更讽刺的是，那与其说是一个男人，还不如说只是一道声音。

伫立在窗前，何冉若有所思地看着楼下花园里的景色，不自觉地发起呆来。

不知过了多久，一辆黑色小轿车从栅栏外缓缓驶进来，车头宾利的标识彰显着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

或许是因为站了太长时间，何冉感到有些乏力，伸手轻轻触碰了下额头。

没过几分钟，就听见母亲杨文萍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冉冉，小屿到了，快下来接人家……”

头好像变得更晕了，何冉深吸一口气，强打起精神，转身下楼。

韩家与何家是世交，上几代人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到了何冉和韩屿这一辈却变得水火不容。两人大概是八字相克，走到哪儿都像冤家碰头。大人们自以为这正是他们感情很好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将这一切都归结为他们还不懂事。

吃晚饭时，何冉从闲聊的大人们口中得到这样一则消息——大伯家的二女儿，也就是何冉的堂姐，前几日被发现跟家里雇佣的司机私通，当场抓了个现行。那个司机被教训了一顿驱逐出去，堂姐也受到长辈严厉的批评，禁闭在家中面壁思过一个月。

杨文萍一边说还不忘回过头来给何冉打预防针，“你以后要是敢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韩太太笑着打圆场，“怎么可能呢，冉冉从小都是这群孩子中最安分懂事的一个，能生个这么乖的女儿你就该偷笑了。”她回头看了一眼韩屿，叹气道，“倒是

我这个儿子，唉……都这么大了还天天跑出去闯祸，太不让人省心了。”

被批评“天天跑出去闯祸”的那位主，抬起他那头染得金灿灿的脑袋，带着戾气的眼神瞪了何冉一眼，仿佛把不满都撒在她身上。

何冉沉默着夹菜吃饭，谁都没搭理。

吃完晚饭后，何冉回二楼房间休息。

没能安宁多久，一个不速之客没敲门就直接闯了进来，大摇大摆地走到她面前，“何冉！”

何冉抬起头来看着他，“什么事？”

韩屿不由分说将书包甩到她床上，“帮我做作业！”

又是这种苦差事，以往何冉为了避免争吵都会直接答应下来，今天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劲了，她开口拒绝：“我没时间。”

韩屿显然不会被轻易打发，他假笑一声，“没时间？骗谁呢，你现在不就有时间！”

何冉又说：“我不会做。”

韩屿歪着嘴角嗤笑一声，“姐姐，你能不能编个像样点儿的理由？你一个高三的学生居然不会做高二的题，那你还读什么书？”

“你一个连乘法口诀表都还没背熟的高中生，好意思说我吗？”当时何冉很想这么还嘴，但最后还是无力地点了点头，说：“好，我明天再帮你做。”

谁叫他是高高在上的韩家大少爷呢，所有人都对他言听计从。何冉早就学会如何不将自己的情绪表露在脸上，与他对着干只会为她惹来更大的麻烦。

那之后，韩屿霸占了何冉的课桌和电脑，她不得不坐在床上做作业。

韩屿又把电脑声音调成外放，开始唱歌。

听说上学期韩屿参加了音乐社团，认识了一帮狐朋狗友，之后又顺利地组成了一个摇滚乐队。现在他在何冉房间嘶吼的这首英文歌就是他们即将排练的歌曲。

何冉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也不想听懂，在她听来他的歌声根本就是鬼哭狼嚎、穿耳魔音。

她不由自主地怀念起那个成熟男人的声音。

何冉回过神来时才觉得头疼，这多半是拜韩屿那分贝过高的重金属音乐所赐。她站起身，走到韩屿身旁拍拍他的肩膀，“你能不能把音乐关掉？”

韩大少爷转过头来看着她，“干吗？”

何冉说：“影响到我了。”

韩大少爷一张脸拉下来，问：“你是不是觉得很难听？”

这个时候何冉应该捂着良心说“不，你唱得很好”才对的，可她沉默了。

于是韩大少爷的脸顿时变得更黑了。

鼠标被用力摔到地上，顿时四分五裂。

韩屿冲着她吼：“说话啊！是不是很难听？”

何冉冷静地看着他，几秒后转过身背对他，算了，他爱唱就继续唱吧。

感觉到何冉的爱理不理，韩大少爷彻底发怒了，键盘也被摔在地上，要不是主机和显示器太重了搬不动，估计它们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何冉！我跟你说话呢！你装作听不见是吧！”

何冉罔若未闻，缓慢地走向床边。

一本书重重砸到她背上，“何冉！你给我站住！”

看看，这就是十七岁少年的行事风格，冲动、浮躁，要有多自私就有多自私。他可以大声唱歌，就不允许别人嫌弃他唱得难听。

所以何冉很不喜欢跟自己同龄的男生打交道，他们几乎都是一个德行。

何冉被迫停下脚步，弯腰捡书，一双脚进入她的视野中，比她动作更快地将书踩住。

“何冉，我最讨厌你这目中无人的样子！”韩屿大声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很讨厌我是吧，你有种就大声说出来啊！”

何冉直起身子，她脸色有些苍白，无奈地说：“我没有，我只是有点头晕。”

韩屿怔了一下。

他盯着她，像是在审视她这话的真假。

过了几秒钟，他语调稍平缓些，试探着问：“你又贫血了？”

何冉点头，声音更低了，“嗯，应该吧。”

韩屿总算有点良知，回到电脑旁把音乐关了，说：“那我先走了，你休息吧。”

何冉当然求之不得，立马点头说：“好，再见。”

韩屿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补充道：“明天跟我出去玩。”

何冉今天晚上一直在忤逆韩大少爷的意见，她说：“可以不去吗？你也看到了，我不舒服。”

韩屿一口否决，“不行，你现在不舒服不代表你明天也不舒服。”

“……”

“就这样了，明天早上十点见，不准迟到。你要是不来的话……”韩屿话音微顿，他的表情就是个十足的浑蛋，“我就把你的秘密都分享给我乐队的成员们，让他们看看你那张乖乖女脸下的真面目。”

说完他就甩上门走了，动作还是他一贯的风格，丝毫不顾及他人耳朵的感受。

房间里终于清静下来，何冉懒得思考他临走前放的那些威胁的话，她将他的作业本全部丢到一边去，然后就爬上床一头睡了过去。

晚上，何冉又做梦了。

狭窄的空间里，闷热潮湿，汗水密密匝匝地黏在身上。

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混沌之中似乎一切事物都在晃动，冰炭同炉般的刺激感在她体内疯狂窜动着，意识涣散的时候她只分辨得出一个熟悉的音色。

有一个滚烫而结实的身躯抱着她，声音近在咫尺，“这个水温可以吗？”

那声音，似亲昵，似引诱，听得她全身骨头都酥掉了。

第二日醒来时，天边曙光蒙蒙亮，丝丝缕缕穿过云层。

何冉坐起来，床边空空，她抱着自己的双腿，将脸埋进膝盖间，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已经是第几个晚上了，又梦到他了。

白天她从不会想起那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男人，可到了晚上他就会出现在她的梦里。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梦境，总不能不睡觉吧。

何冉今年十八岁，如花似玉的年纪，不知道自己身边同龄的女生会不会做这种梦，但她也没有厚脸皮到主动去问别人的程度。

何冉抹了把脸，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

她下床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尘封已久的素描本和炭笔，再找出来个垃圾桶。

一边削笔一边在脑海里构思着等会儿要画的内容，梦里的男人他有着很结实的臂膀，宽厚的肩膀，刚劲的腰板，这些都是她在梦中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可他的脸……

他的脸是空白的。

打完几条简单的辅助线后，何冉开始画了。

在人体课上，她曾画过很多男人的裸体，临摹的，写生的，但这样凭空想象却是第一次。

换汤不换药，人体的基本结构都差不多，只不过她觉得他的肌肉线条应该更流

畅利落一些，需要着重刻画。

何冉画人体的顺序比较奇怪，是先从脚开始的，然后是小腿、大腿，再到腰部、胸腔，一直往上。

最后，她的笔尖停顿在他的眉目之间。

迟迟下不了笔。

关于男人的五官，她大脑里一片空白。

他会是长什么样子的？

何冉试图从他的声音出发去联想，可她没有办法将他的声音跟那天她在美发店里见到的任何一个男人对号入座。

不知是出于哪里来的直觉，她笃定他的长相一定不是那种阴柔的类型。

就算是普通、平凡，也不该是那种样子。

半晌，何冉把笔一搁，像是下了什么重要的决定，倏地站起身来。

十一点三十分，何冉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发呆。

包里的手机震动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消停下来，这已经是一个小时内的第十四通未接来电了。

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韩屿打来第一个电话的时候，何冉正好到达正佳那家生意火爆的美发店。

她点名找三十三号帮她洗头，然而等她上了二楼、解开头发躺好时，走进来的居然是个女人。

后来经过询问才得知，原来的三十三号早在一个星期前就辞职了。

何冉洗完头后连吹干都顾不上就匆匆离开了，走之前顺便向店长打听了一番三十三号的去向。店长给她留了一串地址，告诉她萧寒在小洲村有一家自己的小发廊，他回去单干了。

萧寒。

何冉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

这是那个男人的名字。

出租车在小洲村里的十字路口停下，里面的路太窄了，车辆不易通行。

何冉付钱时韩屿打来了第十五个电话，她接过司机找的零钱，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然后开门下车。

小洲村本是个很具岭南特色的古朴小村寨，但近年来因为画室的剧增，人口也

变得繁密起来，原始的气息自然就渐渐磨灭了一些。

何冉上学期参加画室集训，在这里待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她不像身边的其他学生，一有空就喜欢成群结队地跑出去玩，所以至今对这里的路仍不算太熟悉。

小洲村虽然面积不大，但一条条小巷子错综复杂，浓荫蔽日，一旦走进去很容易会被绕得晕头转向。

何冉顺着街牌号一家家往下走，兜了好几个大圈子。

鞋底被磨破之前，她总算是在一个无比隐蔽的胡同里找到了一间理发店。

僻静的石板路小巷尽头，那间理发店就安静地坐落在那儿，没有任何招牌和标识。

两扇木门上贴着陈旧的对联和泛黄的老照片，黑白条纹的灯柱缓缓地转动着，看起来年代久远，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

门前有一层高高的水泥台阶，何冉就站在那层台阶下边往上看。

她已经站了有一会儿了，长时间抬着头导致脖子无比酸痛，她正想扭一扭脖子，理发店的门突然被打开。

一只花白的猫从里面蹿出来，姿态慵懒。

再接着，走出来一个男人。

这世界上有许多种初遇，美好的、难忘的、惊鸿一瞥的、似曾相识的，但都不及何冉第一次见到萧寒时的感受。

她从远方赶到，没有起因，没有结果，只是迫切地想见他一面。

男人上身穿黑背心，下身是驼色短裤，脚下踩着一双人字拖，整体看起来不修边幅。

他将盆里的水泼进一旁的草丛里，然后才注意到站在台阶下边的何冉，眯了眯眼打量她。

两人对上视线，男人先发制人问：“理发吗？”

他一开口，何冉就认出是他。

她忍不住又将他上下都打量了一遍。

男人的长相怎么说呢，应该会比较年轻的，但却有一股沉淀的味道在里面，特别是眉眼到鼻梁的地方，高低起伏，深邃而硬朗。发型也很干净利落，自然顺服地沿着鬓角生长，跟学校里那些刻意用发膜把头发竖得高高的男生都不一样。

那张脸和五官，是扎在人群里无法一眼认出来的普通，却也是一旦看见就不愿意挪开视线的顺眼。

何冉想，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男人味，需要细细品味。

何冉出神般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男人大概以为她正在考虑他的问题，便站在原地安静等候着。

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不记得她了。这很正常，他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哪能记得住她。

半晌，何冉冲他说：“洗个头吧。”

她说完，抬腿迈上台阶，走到男人跟前。

她发稍微湿，隐隐散发出洗发水的清香味，男人面上有几分疑惑，“你应该才洗过吧？”

何冉面不改色，“没有。”

“.....”

两人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何冉开口说：“洗过不能再洗一次吗？”

上门的生意没有不做的道理，男人侧过身子给她让道，“请进吧。”

理发店大概也就二十平方米的小地方，铺着不怎么平整的水泥地。里面的摆设同样古老而简陋，只有两张理发椅，那木椅子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把手被磨得连花纹都看不清晰了。梳妆台上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镜子缺角掉漆，还有些灰尘。

男人掀开一条布帘，领着何冉走进里间，里面摆放着一张洗发床，沙发上破开了几个小洞，可以看见塞在皮下的海绵。

洗发床是半躺式的，何冉个子不够高，坐下去后两条腿悬在半空中，不太舒服。

男人找了一个小板凳来，垫在她脚下，这样就好受多了。

他将毛巾披在何冉的肩上，解开她的马尾辫，让她躺下。何冉不确定这条毛巾是否干净，但也没说什么。

男人的手心长了一层厚厚的茧，期间似有若无地撩过她的脖颈，都激起她一阵战栗。何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开始有些紧张。

待她躺好，男人打开花洒，边冲水边问：“水温可以吗？”

何冉说：“可以。”

何冉的头发很干净，男人只挤了一点洗发水，很快就搓出大片泡沫。

刚刚那只蹿出门去的大花猫又跑了回来，一跃跳到床边的杂物桌上，坐下来盯着两人。

何冉侧过头打量了它几眼，那只猫毛发还算比较干净，男人看到它也没说什么，她猜测应该是他家养的吧。